



·叶辛著·贵州人民出版社

闲静河谷的 桃色新闻



闲静河谷的

桃色新闻

B181124

I247.5
2970

3

·叶辛著·贵州人民出版社

闲静河谷
的
桃色新闻



457094

责任编辑 戴美莹
封面设计 邹 刚

闲静河谷的桃色新闻

叶 辛 著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)

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3印张 280千字 2插页

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—11,400

书号10115·741 定价2.40元

目 录

闲静河谷的“桃色新闻”	(1)
家 教	(111)
两个感情冒险者的命运	(288)
欲	(348)
后 记	(410)

闲静河谷的“桃色新闻”

—

这个电站，藏在深山幽谷里的半坡坡上。抬头，四周全是高耸险峻的大山，青是青、翠是翠的。那些个山头的模样儿，千姿百态，不尽相同，但都呈现出一股气势，一股万峰争秀、雄浑逼人的气势。

一条曲折蜿蜒的河流，落在河谷的深处，奔泻腾跃中泛起的飞珠水沫，远远望去，活象一条萦绕大山的银练。银练拐过一个大弯，陡地坦露出清碧的胸膛，四散淌开去，全聚在一个巨大的卧瓢般的河湾里：随而，又倏地收拢来，以更湍急的势头，齐向河湾湾的喇叭口一头撞去。就在这喇叭口子上，筑起了一座一百六十米高的钢筋混凝土大坝，把急于夺路而下的河水，迎头拦住。

于是乎，巨瓢般的河湾里，形成了一个波平如镜的人工湖。湖里放养了鱼，湖团转的山山岭岭，绿茵茵的草坡，小片小片的树林，玉翠般的岗峦，甚至林子边偶尔探出的机警的麝鹿脑壳，盘绕峰巅飞翔的鹞鹰，全都清晰地映在湖里。

电站的封闭式厂房，就建在拦河大坝的左侧山岭边，不

站在恰当的位置，看不出那是安装了两台机组的厂房。远方来客，只能从巍然的大坝和升压站接出来的条条电缆线路，意识到这里是个发电站。

而电站职工的宿舍区和行政办公室，后勤部门，得顺着从厂房铺出来的那条水泥公路，绕一个大圈，走上二十分钟，在奇秀的山峰背后，才能找到。

仅看电站的生活区，不论是站在垭口上远眺，还是走近了细观，都会误认为这是僻静山谷里的一个疗养院。耸入半空中的柏树，肃穆的塔形松，道路两边修剪整齐的生篱，前庭后院竹篱笆围起的花圃，太会使人想到修身养性、安神散心的疗养院了。

走出生活区，顺着一条细沙铺就的盘山坡路，费劲地朝上走四五里地，就能走到砂砾铺的山区公路上。那里，走出垭口约摸二三十步，挂着一块被风雨剥蚀得辨不清面目的木制牌牌，这是长途客车招呼站的标志。

站在牌牌旁，看到长途客车从远远的山路上开来了，招一招手，要是客车空，就能坐上它，开到几十里外的县城去，开到地区所在的那座六万人口的城市去，开到几百里外的、繁华的省城去。

这大概就是牙雍水电站和外界唯一的交通了。

水电站总共只有八九十个职工，连家属子女全算在内，登上户口册的，也不过一百四十三个人。象很多纪律严明的工厂一样，电站上实行岗位责任制，上下班都有严格的交接手续，容不得半点松懈和疏忽。下班以后，职工们在房前屋后的园子里栽些蔬菜，在离生活区稍远些的半山坡上种点豆子、包谷，勤快的家属，在屋后的院子里搭起小棚棚，喂上

一群鸡，喂上一头猪，照着古朴的乡村山寨的习惯，到年终了杀来吃。

除却春夏秋冬、阴晴雨雪这些气候节令上的变化，牙雍电站的生活，今天和昨天一样，明天又同今天一样，平平静静、无波无澜。和城市里喧嚣嘈杂的环境比起来、和好些大工厂热闹的生活区比起来，这儿是太安宁、太闲静了。

简直不能设想，电站上会出现什么稀奇古怪的事儿。更别说震惊人灵魂的事了。平时，哪家掉了只鸡，哪家喂养的长毛兔跑没了影子，家属婆娘长一声短一声地吆喝着，挨家挨户地来询问，就算是件大事了。每个月里，最热闹的事情，莫过于公家的车子拖来了个个职工有份的营养肉、拖来了新鲜水果喊人去买了。

正因为是这样吧，当厂房里传来试验班班长尚茹颖触电身亡的消息时，整个牙雍电站如同发生地震一样喧闹了起来。

二

电站幼儿园阿姨，家属工梅丽萍象往常一样，接到厂房打上来的电话之后，站在后院坝里，朝着梯坎上头的平房宿舍喊开了：

“裴仁杰，裴技术员，电话，你的电话！”

“来了！”尚茹颖的丈夫裴仁杰，也象平时听到呼喊那样，答应了一声，不慌不忙打开门，穿过院坝，沿着麻石砌的石梯，走了下来。

他正轮到休息班，美美地睡过午觉之后，刚撬开煤火，准备淘米煮晚饭。厂房里打来电话，必定是运行班出了点扯

皮事。他是运行技术员，虽然不当班，运行班出了什么事，还得找到他。

他走进娃娃们玩耍的那间屋，拿起搁在桌面上的话筒，平平静静地问：“哪个？”

“裴仁杰吗？”话筒里传来站长侯理民的声音，裴仁杰觉得站长的嗓音有点异样，和以往在话筒里听到的不同。他“嗯”了一声，问：

“站长，有事儿吗？”

“有、有事，裴仁杰。你……嗯……”

站长的吞吞吐吐，逗起了裴仁杰的兴致，他催促着道：

“什么事儿，侯站长，你爽爽快快地讲吧。”

“哦，厂房里出了事故……”

“什么事故？”

“严重的……”

“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裴仁杰紧张起来。

“触电身亡。”

“是谁，是哪一个？”裴仁杰只觉得浑身毛发竖了起来，他简直是吼叫般喊了起来：“你快说啊，站长！”

“是你的妻子……”

裴仁杰的左手盖没了听筒，站长又说了些什么，他全没有听到。他只是象不相信似地端详着黑色的泛着暗光的话筒，两眼瞪得直勾勾的。

两个好奇的瞅着他打电话的娃儿，跑到梅丽萍的身后躲了起来。梅丽萍也瞪起一双疑惑的眼睛盯着他。

好半天，裴仁杰象想起了啥似地，重又拿起话筒，声嘶力竭地叫着：

“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这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吧……”
他的嚷嚷，把躺在幼儿园床上刚满半岁的儿子康康也吵醒了，康康听到爸爸的声音，“哇”一声哭开了。

三

试验班长触电身亡的消息传开后，人们还没从震惊中醒过神来，又一个骇人听闻的事件发生了。

运行班班长兼技术员康家良疯了。

康家良先是不顾一切地冲上厂房顶的平台，跨上栏杆要往几十丈深的河谷里跳。被一帮工人强行拖回来，拉扯着回到单身宿舍之后，他又要拿起剪刀剪自己的喉管，拿起水果刀捅自己的肚皮。工人们来不及请示，把他五花大绑捆了个结结实实，他还在又跳又蹦地挣扎，嘴巴里哇啦哇啦胡吼乱嚷。一直折腾到黄昏，他象是精疲力尽了，就一头倒在地上，脑壳歪靠着床脚，眼睛翻了白，口吐白沫，一动也不动了。

当天晚上，县医院的医生被请了来。经初步诊断，运行技术员康家良患了神经病。县医院的救护车，在电站四个工人的协助下，把康家良直接送进了省城的精神病医院。精神病医院确诊了康家良的病症，把他留在院内进行治疗。

据说，这种突发性的精神病，经过及时诊治，是有可能痊愈的。

四

沉浸在丧妻的哀痛之中，裴仁杰一点没想到追究妻子触

电身亡的根由，猝然而至的打击把他整麻木了。他足足有两天两夜不吃、不睡，光是呆痴痴地坐在床沿上，两眼直勾勾地瞪着，头发从额颅上垂披下来，盖住了他消瘦而发青的脸。任何人同他讲话，细声柔气地劝慰他，他都抿紧了嘴不吭气儿。以至半岁多的小娃娃康康，只能由幼儿园阿姨梅丽萍代领着，哭闹不休。

牙维电站的慈悲心肠站长侯理民，神经处于高度的警惕之中。他怕裴仁杰也会象康家良一样，受不了这种刺激，精神在陡然间崩溃而发疯。尽管裴仁杰旁若无人地木然呆坐着，他还是派了好几个保卫班工人轮流监护，密切注视着裴仁杰的神情变化。裴仁杰和康家良两个运行技术员扔下的工作，侯理民只好暂由自己管理起来。

幸好，两天以后，裴仁杰逐渐恢复了常态。他先把小康康接回家来由自己伴睡，然后就下厂房履行运行技术员的职责了。事实上，侯站长的担心也是多余的，裴仁杰的意志远比脆弱的康家良坚强得多。

恢复常态之后，裴仁杰逐渐听说了妻子触电身亡的事实真相，以及妻子的死和康家良发疯的内在联系。

五

裴仁杰的同学康家良，说起年龄来同裴仁杰只相差几个月，但从外表看来，不论是他那颗大大的头颅，他那副老是垂落到鼻尖上来的眼镜，他那张皮肤粗糙的脸，都让人觉得他要比裴仁杰年长几岁。

可能是由于这些原因吧，康家良不大能讨得姑娘的欢心，

儿几乎没有得到过女性的青睐。他还有一些大年龄姑娘和妙龄女郎们都讨厌的“小毛病”：说话时带着浓重的鼻音，总让人觉得他是伤风感冒了；对一些小事情斤斤计较，哪怕涉及几角、几分钱的小事，他都同样顶真，不肯吃亏。有回电站食堂卖五香茶叶蛋，一斤一般是拾只，他买回宿舍后细细一点，数来数去只有九只。他端起盛蛋的碗，一路上吵吵嚷嚷地回到食堂，硬要人家给他添一只蛋。伙房的小师傅故意逗他，说一只蛋给他端回宿舍后悄悄吃了。他顿时火冒八丈高，操起鼻音很重的声气，唯恐满电站人不知道地大闹起来，引得侯理民都闻声赶了来。结果把他那九只茶叶蛋搁上秤盘一称，一斤还旺旺的！全电站的人一提起这事，都要苦笑着摇头，顺口道一句：

“这个康家良，唉……”

潜台词可妙着哪！

有哪个姑娘看得上这样的男子汉呢。

相貌看去比他年轻得多，在牙雍电站已属晚婚的裴仁杰，终于把在电力局读试验专科班的尚茹颖盼回来准备结婚时，康家良的对象问题，才稍稍有了点眉目。

那一年，从省电力技工学校分配到牙雍电站六个毕业生，二男四女，其中一个纤小伶俐、相貌白皙俏丽的姑娘华桂丽，分在康家良的班上。

康家良大概听到了些众人的议论，醒悟到了自己的短处，在华桂丽面前，他表现出了慷慨的男子汉气概和风度。又加上他那师傅兼班长的特殊地位，他对华桂丽表现出十倍的关心和百倍的殷勤。他竟然成功了！牙雍电站上好些人都记得，他曾兴冲冲而又带点神秘感地低声告诉大伙儿：

“我同华桂丽的事儿，算是有进展了！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总是嫌牙雍电站太僻静的年轻小伙，半带妒忌半带好奇地追问。

“她……她接受我送的毛线衣啦！”

不能说康家良的推断是单相思。一个姑娘肯接受男方的不那么一般的礼物，可以说对男方是有点意思的。不过，也许正是因为他们的恋爱从送礼开始，注定了前景必然是暗淡的。

从那以后，牙雍电站的职工看到，康家良和华桂丽是经常在一起了。他们在一起打饭吃，在一起煮单身汉的小伙食，一起去看电影，一起搭上卡车去赶场，甚至一起请假到省城去耍。至于上下班，他们原本就是一个班的，当然更是在一起了。同时，人们发现，华桂丽身上的时髦衣著，以出奇快的速度在变化翻新。凭她刚走上工作岗位那点点工资，要应付如此开销，自然是不可能的。

存在决定意识。

他俩之间形影不离的接触，连开初那些固执地认为这一对谈不成的人，也逐渐感到，他们快成了。一些爱嚼嘴嚼舌的小伙，毫无顾忌地说：

“嘿嘿，这一对呀，老早就在一起……”

很突然地，可以说是一点预兆也没有，一点风声也不透，厂部来了一纸调令，调华桂丽去省城的供电局工作，连商量的余地也没有。华桂丽显然是有准备的，接到调令后的半天时间里，她办完了所有的手续，并且提上那口小巧玲珑的皮箱，捆起她的铺盖卷，搭上电站的卡车，直驰几十里外的县城。在县城，每天有好几班客车，直放省城。

当一些目睹者看到华桂丽随身带走的行李竟然如此之少

时，他们预感到，康家良的对象，飞走了。

果然，华桂丽从来不曾对康家良讲起过她的调动，离去的时候，她连一张二指宽的纸条也没给康家良留下。

而她走的时候，是天意呢还是凑巧，康家良恰恰在厂房里值班。

等到康家良下班回来，确信自己受了骗时，就已经初步显露了他遭受刺激后不正常的状态，说话的时候手势对不上话头、唾沫飞溅，跺脚的同时连连晃脑壳。只可惜，那时谁都认为他是一时激动，可以理解。哪个也不曾细究其缘由。

在人们半是奚落、半是同情的指点下，康家良首先打听华桂丽的去向。知道了她调去的单位之后，康家良赶紧给华桂丽写信。在收不到华桂丽回音的情况下，他的书信一封接一封地寄出去。有两天时间，他一共发出了五封信。统统投进了那只棱角上已起锈斑的绿色邮箱里。他完全忘了，在偏远闭塞的牙雍电站，送信取信的邮递员要隔三天才能来一回。

终于，华桂丽的回信来了。信写得极简单，声明同康家良一刀两断，希望他少罗嗦，不要写那些无聊的信来。

康家良拿着这封信，就去找侯站长请假。深表同情的侯站长批了他三天假。

三天以后，康家良回电站来了，牙雍电站的职工只觉得他神思恍惚，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。有几个想开他玩笑、讽刺他几句的人，瞅他那可怜相，也不吭气了。

回电站后不足一个星期，那天一清早，也就是尚茹颖触电身亡的那天清早，他又找侯站长请假去了。

“你不是刚去过省城吗？”侯理民正在洗脸，他一边抹着自己略嫌长了点的脸庞，一边不无疑惑地问道。

回电站之后，谁都没听到康家良讲起过他赴省城找华桂丽的情况。一句也没听到。

“我还要去。”康家良见侯站长问他，固执地象表示决心一般说。

“去干啥呢？”侯理民只好公事公办了。

“找华桂丽。”

“上次你没见到她？”

“见到了。”

“你怎么跟她说的？”

“我希望她珍惜我们的感情，希望她……”康家良不自然地舔着嘴唇。

“她不听你的 是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那你能有把握，这次去，她就回心转意了？”

“她绝情绝义，我、我就……”

“你想做出过火的举动吗？”侯理民警觉地问，“那这假更难给你批了。”

“不，不是的，侯站长。”康家良带点结巴地申辩道：

“她……她不念感情，这回……这回我、我就同她断绝来往……”

“那还用去干啥呢？”

“我要向她讨还礼物啊！侯站长，这一两年，我送了她六七百块钱东西哪。”

“噢，”侯理民吁了一口气，把毛巾扔进脸盆，心平气和地说：“康家良，你看嘛，前天，你们班两个学徒刚满师，请假回去探亲了。你再请假走，值班人员就不够，要挖其他

班组的工人来加班。而其他班组也抽不出多余的人来。我看，你一定要走，也得缓几天。至于想追回那些财物的事，我觉得，你个人去，也未必追得回来。华桂丽这个人，我也是晓得一点的。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组织，给她打招呼，更合适些。下个月，我要到省电力局去开会，给供电局领导反映一下……”

也不知康家良觉得侯理民言之有理呢，还是他觉得请假是注定无望了，他嘴巴里哼了一声，转身就离开了站长家。

那天他当班，除了神志有点痴呆之外，看不出他有啥格外的异样处。

试验班长尚茹颖根据开出的工作票，在他的班上做例行的试验。照惯例，他得配合试验进行操作。

可以断定，操作的时候，他走了神，竟然会把拉开的电闸，稀里糊涂地合了上去。

正在线路上试验的尚茹颖，被强大的电流击倒在地，顷刻间就变得浑身焦黑、不堪目睹。

重大的死亡事故发生之后，脸变了色的侯理民跑到康家良跟前，猛地拉开了电闸，一反以往菩萨般的和善样儿，指着康家良斥骂道：

“你这个无赖！你是要对尚班长的死负责任的。”

仿佛直到这时候，康家良才明白他闯下了什么祸。据当时在场的人说，他的脸因惊骇和恐惧完全扭歪了，眼神怕人极了，仅仅只过了几十秒，他就声嘶力竭的惨叫了一声，推开了站在身旁的侯站长，冲出了厂房，朝厂房顶上不顾一切地跑去。

亏得侯站长察觉到他神态反常，急忙令人追上去拖住了

他。要不，他早跳下几十米深的河谷，葬身鱼腹了。

六

当裴仁杰明白了妻子触电身亡的原因时，康家良已成了疯子。

他还能说什么呢？

追究一个疯子的法律责任，把老同学康家良狠揍一顿，以解他心头之恨？

他觉得这一切都是很无聊的了。况且，他还有日夜照料儿子小康康的责任，这是多么繁琐而耗费精力的事啊。

尚茹颖在的时候，裴仁杰从来不曾有过这种感觉，他只是乐滋滋地享受着当父亲的欢悦。逗逗小康康，把他抱着在房前屋后散步，不时地逗娃娃：“笑一个、笑一个。”尚茹颖忙不过来的时候，才吩咐他洗一洗小康康的尿布。可是现在，他的心上时刻挂牵着小康康。得调奶糕给康康吃，得给康康蒸鸡蛋，得考虑每一顿给康康吃多少，得观察康康的大便。夜深人静，他会惊醒过来，伸手去摸一摸身边，康康是不是踢掉了被子、是不是尿床了。一旦康康哭嚷起来，裴仁杰简直是一筹莫展，发怒也不是，哄也不是。他更担忧的是康康生病。稍有点点伤风感冒，他就把康康往医务室抱，整天整夜的处于六神无主的状态。孩子虽然只有半岁，话也不会讲，可似乎也已经感觉到他的生活中缺少了最主要的依赖，开头半个月里，哭闹得特别凶，吃和睡都不正常。

康康瘦了。

裴仁杰也瘦了。岂止是瘦，他的眼窝凹下去，头发足有